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close-up, high-contrast photograph of a person's face, possibly a woman, with a somber expression. A white banner with a red border is draped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image. The title '法与魔' is printed on the banner in large, bold characters. The background is dark, with a bright, glowing light source on the left side, creating a dramatic, moody atmosphere.

法与魔

同性志者的悲剧

欲望舞台

囚 徒

圣女·黑夜·血案

群众出版社

法 与 魔

犯罪与犯罪心理

群众出版社

封面设计：何 强

法 与 魔

犯罪与犯罪心理

法制与心理丛书编委会编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河西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开本 $1/32$ 印张7 字数152千

1988年6月第一版 1988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0

ISBN - 7-5014-0182-9/D·120 定价：1.80

内 容 简 介

· 同性恋者的悲剧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人道德沦丧，惨无人道；有人误入歧途，甘食苦果……一具妙龄少女的尸体，一张残缺的剧照，一个占有了姑娘又抛弃了姑娘的负心汉子，一位讨厌男人而热恋女人的同性恋女郎……啊，一曲凄哀幽伤的人生惨歌，一幕荒唐奇特的爱情悲剧。

· 欲望舞台

某杂志社组办一场规模宏大的文艺演出，明星歌手纷至沓来，然而在这个舞台上他们却扮演一幕幕啼笑皆非的闹剧，拜金之欲横流：为了要价巧使妙计；为了沽名钓誉不惜出卖色相；精明的组台者，原来是个诈骗犯……小说描写了形形色色人和事，着重渲染了记者和几个女人之间繁杂而缠绵的爱情，结尾处方道出“春天本来应该是美好的。”

· 恶女· 照夜· 血案

夜黑风疾，两个鬼鬼祟祟的魔影潜进自行车贸易中心，打更老人倒在血泊中，发贷票据、现金不

翼而飞……一些农民受骗上当，家败人亡。公安人员混迹于鬼市追踪寻觅，歹徒出现又神秘失踪，案件迷雾团团，山重水复。恶女、元凶狡猾狠毒，施展金蝉脱壳的伎俩，但终未逃脱法的罗网。

· 孪生兄弟惨死之谜

在一个即将赴西安考察的早晨，文物局黄氏孪生兄弟双双倒在血泊之中……自杀？他杀？不得而知。谁想到在唐代诗人杜甫的一首诗中，刑侦人员竟发现了犯罪线索，谜团解开了。

· 十条金项链

“璀璨斋”珠宝店，十条金项链被盗……门窗、保险柜完好无损，三个掌握钥匙的人又都不是罪犯，盗贼是谁？一个出人意料的姑娘终于被剥下了伪装的画皮，她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金项链，得到的却是无情的法律锁链。

· 圈套

独身公寓突遭火焚，一条黑影火海逃生。一个嫖夫却被活活烧死，卧室中还残存着一本浸过大麻的《圣经》……几乎同时，又一位婀娜的芳龄应招女郎，赤身裸体遇害在宾馆……于是一桩错综复杂的案件揭开了序幕，警官阿龙意外地发现了疑点，紧紧追踪……原来是一个圈套。

目 录

法 制 文 学

- | | | |
|------|---------------------|---------|
| 1. | 同性恋者的悲剧····· | 玉 林 |
| 28. | 欲望舞台····· | 吕 行 |
| 75. | 恶女·黑夜·血案····· | 郝会来 |
| 94. | 孪生兄弟惨死之谜····· | 哈 光、抒 捷 |
| 103. | 审理不完的案件····· | 苏书棠 |
| 156. | 十条金项链····· | 肖嘉西 |
| 177. | 圈 套·····(日)小林久三 (译) | 王 颖 |

法 制 心 理

193. 强奸案中女性犯罪心理.....童克明 薛敦方
201. 女性性忌妒心理.....王法贵
206. 女性初次失足心理.....芳 菁
210. 自杀者心理.....彭树楠 吴 倩
215. 三起失恋杀人案的思考.....龙锦华

同性恋者的悲剧

玉 林

今年的春天来得早，刚刚进入三月，春雨便下个不停。只有雨中夹杂的冰莹颗粒，还暗示着残冬的痕迹。

北国的都市，经过春雨的洗礼，一派生机，人们告别了那难过的严冬，已经徜徉在横穿市区的海河带状公园里。

带状公园沿海河流向，傍岸而建。那绵延的护栏，返青的草地，林立的假山，别致的亭台雕像，点缀其间，意境深幽，如诗如画。对对情侣互相依偎踏着青石板铺砌的曲径小路，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温馨。

3月18日，已是黄昏时分了。没有一丝的风，一切是那样的寂静，一对初恋晚归的情人还依偎在“望海亭”里，互相倾慕。年轻的俊俏的姑娘春心萌动，微眯着凤眼热烈地接受着生平第一次降临的异性的狂热地亲吻……良久，姑娘才从幸福的遐想中醒来，她伸出白嫩纤细的手，温柔地抚摸着男友那毛茸茸的须发，痴情地望着，望着。蓦地，在河对岸灯火的映衬下，她透过男友的肩头看见一个女人的身影。细瞧，她真切地看见了这个女人面朝河心，紧紧地搂抱着距亭台几米处的护栏石柱，头垂得很低，荷叶长发在鬓边卷曲

着。姑娘脸胀红了，不好意思地轻轻推开了男友，继而又见她说了句什么，二人便轻挽臂膀姗姗地走下亭台，擦着那个女人走过。细心的姑娘发现这个女人毫无反应，有点不对劲。出于关心，他们双双走近了这个女人。

“大姐，时候不早了，该回去了。”姑娘嗫嚅着上前搭讪。

没有回答，这个女人连动都没有动。

“大姐，该……”姑娘边说，边轻轻地拉动着女人的大衣。对方仍毫无反应。

“是不是睡着了？”姑娘回过头来冲着男友小声地说。毛脚的男友向前跨上一步，凑到女人的身后试着一拉，话还未曾出口，只见这个女人如僵直的木桩，顺势倒向他的怀里。姑娘忙上前搀扶，她定睛一瞧，顿时目瞪口呆，接着便“啊！……”的一声惨叫，昏倒在地上。

这凄厉的尖叫声，划破了这静谧的夜空，刺破了那海河的涟漪，也搅乱了都市的宁静。

二

零点40分，接报赶到现场的刑警队长李杰，技术员罗明，侦察员小白和刚刚从医学院毕业几个月的法医、俏皮的姑娘艾贤，对现场进行了仔细勘查。

现场位于带状公园A路至B路段，距A路230米，第125号护栏水泥桩处，西距“望海亭”7.8米，地面为沙土。死者系女性，身高1.63米，约28—30岁之间，身穿裙式蓝呢大衣，苹果牌牛仔裤，脚蹬23公分高跟马靴，衣着适季完整，

左手戴“银箭”牌石英表，无搏斗痕迹……

怎么现场如此简单？

不。沉着干练的刑警队长李杰，转动着那双机敏的眼睛，勘察灯刺眼的光柱随着他不住地移动。忽然，他的目光停留在距尸体旁30公分左右处的一枚波纹状足迹上。这枚足迹：足尖蹬在护栏水泥地基上留有擦痕，足眼部浅印在沙土上。李杰掏出盒尺，量得这枚足迹全长24公分。

“罗明，请马上提取。”李杰说着，又转向艾贤和小白，下达了“验尸”命令。

查验结果发现：死者口吐白沫，指甲床紫绀，尸斑呈鲜红色，根据判断，死亡时间应在两小时前。

李杰沉吟片刻，问小白：“你的初步印象怎么样？”

“是他杀！”小白不加思索地答道。

“嗯，能说出道理来吗？”

“死者呈氰化物中毒症状，按常规服毒后死者一定会痛苦、挣扎、抽搐，怎么能象她那样倚靠栏杆安详伫立呢！因此可以推断有极大的他杀因素……”

“说得好。”李杰打断小白的话头，欣慰地望着这位刚当刑警不过三年的助手。他还分析道：尸体颈部还有那不明显的手指形成的椭圆型的扼痕，且尸体呈负重步态的24公分尺码的波纹状蹬踏足迹，都可以印证这确是一起重大杀人案。据步法原理分析，罪犯应在1.7米以下。另据可疑足迹负重步态及死者扶栏杆伫立的情况，还应推断这里可能不是杀人的第一现场，而仅仅是伪造的移尸现场，这又说明杀人犯是个狡猾的对手。“请马上通知警犬队协助寻找罪犯作案的第一现场。在警犬未到之前，我们先分头查寻。罗明、小白为

一组向北搜，艾贤和我为一组向南搜，距现场300米以内的草坪，亭台，凡可能与本案有关的可疑线索，痕迹统统不能放过。”李杰果断地下达了第二个命令。

李杰借助勘察灯的光亮，先是极目向南观望，接着便蹲下身子，低头寻找，两只长臂时而翻动着草坪的绿被，时而拨动着丛丛灌木。艾贤手提勘察灯紧随左右，明亮的光柱跟随着李杰搜寻的方向，随着李杰的双臂所到之处摆动。“刚来就听说他很精悍，多么棘手的案子，多么狡猾的罪犯，碰在他的手上都成了软蛋。才28岁就当上了刑警队长，小伙子又是那么潇洒英俊，我要是……”艾贤的两眼紧盯着队长那高大厚实的背影，不知不觉心底荡起一种异样的感情……

“灯照到哪儿去了？”南边传来李杰的责问。蓦然间艾贤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根，茫然不知所措。正当此时公路上突然传来“吱吱”的汽车刹车声，李杰、艾贤不约而同地转过头去。

一辆草绿色北京吉普停在了路边，车门开处跳下了训犬员小刘和他的爱犬“利卡”。

“报告，训犬员刘宏偕警犬‘利卡’奉命来到，请指示。”

“哈、哈，乖乖，你们可来了。”李杰笑着迎了上去，没有寒暄便急忙向刘宏介绍着案情。“利卡”也象懂得人言似地坐立在小刘身旁。

“利卡”是一头名闻遐迩的追踪能手，曾在侦破一起抢劫杀人案中立过二等功，近来它越发的漂亮了。只见它身体硕大匀称，肌腱发达，棒槌样的大尾巴拖在身后，两只匕首状的耳朵竖立着，一双眼睛在夜幕里闪着机警的光。

听罢案情，小刘亲切地抚摸着“利卡”的额头，象是表达着信任与期望。“利卡”也似心领神会，伸出它那长长的舌头，亲昵地舔吮着主人的手掌……

小刘牵过“利卡”嗅过可疑足迹后，开始了寻找犯罪分子的行踪。“利卡”低垂着头，鼻子紧紧地贴着地面，嗅着，找着。在现场附近转了两圈猛地向南奔去。小刘连忙放松了手里的追踪绳紧随其后。“利卡”径直扑向一片水洼，只见它进进退退，左转转，右嗅嗅，停止不前，还不时地回头向主人张望。

这一切表明：犯罪分子的迹线中断！侦察员们心中不禁一阵焦急。李杰连忙赶上前去在小刘耳边低语了几句，又细致地观察着水洼周围的情况。水洼的东侧是青石甬道，西侧是花墙。他果断地指挥小刘绕过水洼继续向南搜寻，10米，30米，50米……突然“利卡”挣脱追踪绳，迅速向一把游椅冲去，打了个旋之后便用前爪不时地挠着草皮，接着便是大声地吠叫。

李杰紧紧地跟了上去，发现：游椅前右侧的草皮上面有多枚波纹状的杂沓的足迹，尺码恰是24公分；左前方正是死者遗留的23公分高跟马靴的足迹。此外还在两种足迹中间及游椅下寻得三张本市××食品厂出品的酒心巧克力糖纸，在游椅的靠背上提取了粥样呕吐物。由此初步认定这里是罪犯行凶的第一现场。

“利卡”沿犯罪分子的迹线继续追踪，然而迹线在3路无轨电车站消失。

现场记录和拍照结束了，李杰决定将尸体运回，连夜进行法医及痕迹鉴定。

三

已是19日凌晨时分了，刑警队会议室里灯火通明，案情分析还在进行。

法医认定：死者系氰化物中毒后又被窒息压迫而死亡；胃内容化验，食物呈粥样尚未消化，估计吃晚饭时间为6至7点，推断死亡时间在晚10点前后，死者除颈部有扼痕外无其它暴力性创伤，但其左手食指、中指的指缝中有血痕，血型为A型，而死者血型为O型，据人们的习惯动作分析，死者可能是左撇子。死者处女膜为陈旧性破裂，死前未见性生活反应……

化验认定：第一现场提取的××食品厂出品酒心巧克力糖纸，其中两张含有微量氰化物，与死者胃内容化验的反应一致，可确认死者食用酒心巧克力中毒；经试验反应，两张含氰化物糖纸显示出死者指纹，另一张糖纸显示指纹与死者无关。

痕迹认定：现场提取24公分波纹状足迹，系与福建省×厂生产旅游鞋特征相同，据现场足迹的步幅、步态特征分析罪犯应在1.65—1.70米之间，体重60—70公斤，并略有内八字……

李杰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已是清晨6点45分了。他站起身来踱了几步说：“现在，我们可以说有充足的理由认定：案件的性质是一起手段狡猾的重大杀人案，当然这之中是情杀还是仇杀，是图财害命还是抢劫杀人，现在还是个未知数，而这其中的关键则是弄清死者是谁。根据死者穿戴，

适合我市女同志穿着流行款式的情况，我的意见先电传本市各级公安机关查寻……”

电传室立即忙碌起来。电传机那淡绿色的信号灯不停地闪烁，随着机器有节奏的哒，哒……声，寻人通报迅速地传遍市区的各个地方。

全市各公安机关的每一根神经都被调动起来了。

四

又是黎明时分了，整整一天都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墙上的日历已经翻到了3月21日。

李杰独自一人紧锁眉头坐在办公桌前，两眼布满血丝。电子调光台灯柔和的光线，吃力地穿射着缭绕的烟雾。写字台上的烟灰缸早已装满了烟蒂。

“怎么，难道我们划定的范围不对？”李杰自言自语。

“咚，咚……”突然楼道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房门被“砰”的一声撞开了，小白一边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一边结结巴巴地说：“队，队长，有，有戏了，虹光分局……”

两分钟后，一辆崭新的二轮摩托车便风驰电掣般地驶出大院……

“……我昨天晚上听说河边发现一个死人，我还以为小丽晚上没回家又住在柳兰家了，可又两天没见面，唉，我万万没想到死的就是她呀，就是我那死丫头哇……”一位年逾六旬，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操着纯正的本地口音哭着对李杰、小白诉说着。

“您的女儿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什么时间从家出去

的？”李杰和声细语地向老人发问。

“我那闺女叫姜丽，周岁29岁了，在北海汽车运输场上班。前天吃完晚饭，筷子一撂就出去了，说是找杨华谈谈。”老太太呜咽着回答。

“杨华是什么人？”

“这小子就是小丽的对象，这个勾死鬼啊，这个挨千刀的呀……准是他把小丽害啦，呜呜……老天爷呀，我们俩就这么个独苗哇，这叫我老两口子可怎么活哟……”

“您老根据什么说姜丽是杨华弄死的呢？”

“呜呜……那天小丽说去找他可就是没回来呀。好同志，你可给我们报仇啊！”

“大娘，您细谈谈。”

“今年初小丽看电影认识的杨华，后来俩人好上了，可这几天小丽一回家来就是哭，问她怎么回事，她就是不说话。问急了才露出一句‘跟杨华闹别扭了。’你说不是那小子还有谁呀？听说那个姓杨的还是个劳教放回来的，你说他手能不黑吗？”

“您说的柳兰是什么人？”

“那可是个好闺女，比小丽大3岁，她俩好得跟一个人儿似的，小丽大了不愿在家住，就经常和她作伴儿。”

“柳兰30多了还没有成家？”

“没有，是个老姑娘了。”老太太慢慢止住了哭声，抽泣着回答。

……

“姜丽被害案看来只有杨华这条线索了。”小白边作记录，边向李杰耳语着。

“老太太您不要太难过了，我们一定会抓住凶手的。现在到您家查看一下姜丽的遗物好吗？”李杰用安慰、探询的目光望着老人。老人拭擦着深陷的眼窝，难过地点了点头。

姜丽家住在古运河畔不远的一条小巷里。这儿一色是二三十年代建造的低矮旧平房。一个有四户人家的筒子院落的尽头，便是姜家的居室。房间不大但光线挺好，窗前的双人床上蜷缩着一位面色憔悴的大爷——姜丽的父亲，是位偏瘫半载的老人。正房对面自搭的一间8平米的南屋，就是姜丽的寝室。

老太太打开南屋门，一股闺房特有的气味便迎面扑来。屋内摆设简朴，一张洁净的单人床，一张一尘不染的镜台和两把厚垫电镀折椅，门后是一个新打的还未涂漆的白茬小衣柜。经认真勘查，仅在姜丽的羊皮半大衣口袋里发现两封折皱的信和一张被撕去一半的戏妆彩照。

这两封信都是杨华写给姜丽的，日期分别是12月17日和2月13日。那半张彩照，经姜丽母亲辨认，是她的女儿和柳兰扮作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剧照。

破案线索露出端倪。

五

回到机关已经11点多了。李杰通过口卡查知杨华的工作单位后，没在食堂吃午饭，向小白简单地交待了几句，就推车向外走去，在大门口遇到了艾贤。

“李大队长，有了那么大的收获，中午还不犒劳犒劳大家，怎么到吃饭钟点溜号了？”身着便装的艾贤婷婷玉立

地站在路当中戏谑地说。

几个月来，李杰第一次仔细地打量着她，一张白白的瓜子脸，圆圆的杏眼略施眼影，长长的睫毛，柳叶眉，通鼻梁，薄嘴唇，一笑两只深深的酒窝楚楚动人。“哈哈，这是哪来的新娘子！这客是不是该你请啊，啊，哈哈……”李杰取笑地搪塞着。

“你真坏。”艾贤红着脸娇嗔着。

“别不好意思啦，我给你赔礼啦。”李杰出着怪相。

“我去海滨五金电器厂查查杨华，怎么，你有兴趣？”

“当然了。”说着，艾贤推出自行车与李杰并肩骑出了大院。

骑车不过15分钟，李杰和艾贤便赶到了厂长室。

“我们这个厂您是知道的，是个区办的集体小厂，职工仅200多人，而残疾人就占了90%以上。除了行政领导，杨华就是仅有的几个健全人中的一个。他在三年前解除劳教后分到我们厂做临时工，后来表现还不错就转成了正式职工，现在是厂里的保全电工。”厂部负责保卫工作的马副厂长简要地介绍着情况，顺手打开了档案柜，抽出一份档案。

“给，这是杨华的材料。”说着送到李杰面前。李杰接过档案递给了艾贤并示意她查阅。

“那您能不能谈谈杨华的近期表现和他的恋爱情况？”

“杨华工作的表现，总的说还可以，至于他恋爱的情况吗，还说不大清楚，只听说他对象是位汽车运输场的姑娘。”马副厂长揶揄着。

“那好吧，请您帮着查一下杨华3月18日的出勤，看看他上什么班。”